

## 文艺随笔

## 大唐除夕夜

刘永加

在唐代，人们会在除夕夜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，按时间顺序，大致为庭燎、驱傩、宫廷宴饮、全民守岁。

庭燎，即是除夕夜的开场烟火。人们点燃木柴、黍秆、松枝等以迎接新年，燃烧的旺火既有驱邪避害之意，同时也象征着新年人丁兴旺、五谷丰登。唐代诗人对此多有描述。

诗人李商隐在其《隋宫守岁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沉香煎煎为庭燎，玉液琼苏作寿杯。遥望露盘疑是月，远闻鼙鼓欲惊雷。”这里写的是皇宫中的除夕夜，人们用名贵的沉香、檀木燃起熊熊的篝火，把整个皇宫照得一片通明，惊天动地的锣鼓声和玉液美酒渲染着这个美好的夜晚。

虽然李商隐写的是唐代皇宫除夕夜的庭燎，但唐代皇宫的除夕夜也大体如此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三十六有载：“唐贞观初，天下义安，百姓富瞻，公私少事。时属除夜，太宗盛服官掖，明设灯烛，殿内诸房莫不绮丽，后妃嫔御皆盛衣服，金翠灿烂。设庭燎于阶下，其明如昼，盛奏歌乐。”

在民间，除夕夜都得在院子里点燃火把或烧炭火盆，且一直烧到第二天天明。诗人储光羲《秦中守岁》中写道：“闾门守初夜，燎火到清晨。”诗人张说《岳州守岁》也说过：“除夜清樽满，寒庭燎火多。”

庭燎之后，是盛大的驱傩演出。这是唐代除夕夜里最热闹、最具群众性的活动。这一礼俗活动源于古代腊祭前的驱傩，古人将冬季的寒气视为疫鬼，在腊祭前举行驱傩仪式，予以驱除，以助万物新生。

唐代声势浩大的驱傩仪式不仅是为逐出疫鬼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因其具有较强的表演性，还成为当时除夕的保留节目。诗人孟郊为此著诗《弦歌行》：“驱傩击鼓吹长笛，瘦鬼盈门惟齿白。暗中举杖曳茅鞭，保足朱辉行戚戚。相顾笑声冲庭燎，桃弧射矢时独叫。”诗人笔下的驱傩，俨然已成为一出滑稽戏表演，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

皇帝会率王妃、公主及大臣们一同观看这场由千人参与表演的傩戏。这种看似严肃的驱傩活动，事实上已成为人们欢度除夕的娱乐演出，甚至引得许多官宦子弟偷偷观看。

晚唐诗人王建《宫词》一诗就描绘了这个盛大的场景：“金吾除夜进傩名，画袴朱衣四队行。院院烧灯如白昼，沉香火底坐吹笙。”宫廷中的驱傩仪式盛大，皇宫内灯火辉煌，黑夜如同白昼，锣鼓喧天，此时锣鼓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一片沸腾，把整个除夕搞得热闹非凡。

除夕夜，长安城中的驱傩活动也会同时展开，虽无宫廷千人表演那么声势浩大，但同样隆重、热闹。据罗隐《市儂》记载：“傩之为名，著于时令矣，自官禁至于下俚，皆得以逐灾邪而驱疫鬼。故都会恶少年，则以是时鸟兽其形容，皮革其面目，乞丐于市肆间，乃有以金帛应之者。”

诗人徐铉也有诗写驱傩（《除夜》）：“预惭岁酒难先饮，更对乡傩羨小儿。”儿童对驱傩表演感觉特别新鲜有趣，都争先恐后地前去看。

热闹的驱傩活动之后，是宫廷宴饮。除夕夜在宫廷之中，燃起檀香旺火，皇帝会大摆筵席，聚集群臣，这样的宴会正是文人士子展现自己才华的最好时机。

诗人、文学馆直学士杜审言就写有《守岁侍宴应制》一诗：

季冬除夜接新年，帝子王孙捧御筵。  
宫阙星河低拂树，殿庭灯烛上薰天。  
弹弦奏节梅风入，对局探钩柏酒传。  
欲向正元歌万寿，暂留欢赏寄春前。

杜审言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，他曾任文学馆直学士，这年除夕他被安排侍宴宫中，此时王公贵族、皇家子弟和百官群臣都出席这个宴会，格外热闹。宫殿之内，烛火极旺，香薰灯的烟气似要飘到天上。乐声阵阵中，带着丝丝梅花的微风吹进殿中，众人游戏娱乐、传饮柏叶酒。杜审言写出了宫廷中君臣宴饮娱乐、欢度除夕的盛况。

诗人、中书舍人许敬宗也曾出席皇宫中的宴饮活动，他在《奉和守岁应制》中写道：“玉珥移春序，金奏赏彤闱。祥鸾歌里转，春燕舞前归。寿爵传三礼，灯枝丽九微。远薰风积，恩深湛露晞。送寒终此夜，延宴待晨晖。”

许敬宗对宫廷除夕御筵情景的描述极为绝妙，御筵中的歌声能使鸾鸟驻足回旋，那舞蹈能使春燕归来。可见，宫廷中的宴饮活动色香味俱佳，人们在宴饮活动中等待新年的到来。

最后，是全民守岁。唐代除夕守岁是一个全民性的习俗。除夕燃烛守岁习俗，最早出现在晋代，到唐代已十分盛行，人们在除夕黄昏后便点燃蜡烛，宴饮娱乐，通宵达旦以迎接新年。

天宝九年（750年）冬，大诗人杜甫在长安漂泊，这年的除夕，他写了《杜位宅守岁》一诗：“守岁阿戎家，椒盘已颂花。盍簪喧枹鼓，列炬散林鸦。”阿戎即杜位，曾任中书郎中、湖州刺史。杜位是杜甫的同族兄弟，是当时宰相李林甫的女婿，在京城有宅院。客居长安的杜甫，在除夕之夜，被族兄邀请来到其家中相聚守岁。此时，杜位家中亲友围坐一堂，欢饮美酒，辞旧迎新。杜甫对此感慨颇多，写出了杜位家中除夕一片热闹的景象，甚至还观察到马匹在厩里发出嘈杂的声响，排开的火炬惊散了林子里的乌鸦。

住在远郊的诗人张子容，在《除夕》一诗中，写除夕到农家获赠两条鲤鱼，这是多么吉祥高兴的事啊：“腊月今知晦，流年此夕除。拾樵供岁火，帖牖作春书。柳絮东风至，花疑小雪除。忽逢双鲤赠，言是上冰鱼。官中一岁外，鄙区的人们在忙碌，有的收拾干柴准备除夕的篝火，有的在门上贴桃符门画，上面写有吉祥祝福的话语，以祈祷来年更好。更让人兴奋的，是邻居送来一对鲤鱼，告诉他，这是刚上冰的鱼，所以特来馈赠，这是多么温情和诣的除夕夜啊！”

清寒中，海岛的春天开始返程，像一个始终揣着归心的人。

锋利的金色晨阳刺破云絮，云边焦黄，像刚煎出锅的一张张面饼，云下的天色一片澄明。村庄外的田野上飘着春雾，轻薄洁白，似乎用手一捻，指尖就会滴下水来。阡陌、庄稼和出早工的农人在雾气中朦胧显影，成了早春的一件件道具，互相静默着，静默是彼此之间的语言。

我家院子前面，是一片黑如油的土地，连洼地里的水都染成了黑色，与村庄其他田野的土色不一样，只有这一片是黑色的，这让我想起万里之外一片广袤的黑土地上，正发生着一场战争，那里的春天已经被枪炮声填满。风裹着一些凛冽，想退掉阳光的热情，但无济于事，菜园泥土上的小爬虫，村庄里苦楝树浓郁的花味，林里鸟群的喧嚷，还有村妇坐于石堆上聊天的笑声，都与渐暖的春光交洽甚欢。趁着母亲的面前把灶火上的沸水，我走出院门，走到更前的田野上，站在水沟边，抽烟，四顾，哼两句歌，以方便春风轻易找到我，然后温柔拂面。

门楣上的春联红纸墨迹还润，春风就催来了雨。小晴不几日，春雨洒落下来了，天地间散开一片晕白，遮断了太阳的透亮，景象犹然暮冬。雨水渐渐加多，通往村庄外一条荒弃的土路开始发软，变得泥泞。这条土路我从从小就熟悉，如同熟悉这雨，路的拐弯处贴着一丛小密林，茂盛、荫浓，里面供着一座石坛，常年见绑一条红布，人畜不近，每年春雨一淋，密林边野萝和刺竹就枝叶横伸，总是挡了一半的路，有赶羊的老人会挥起隨身砍刀清除，年年如此。

这条路，一直是我顽固的村庄记忆的一部分，岁月无法自动删除，像一部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。那年春天，我就在这条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，一边踢着地上的小石子，一边着急地等我六叔，他答应今天带我去县城。想着他骑一辆高大的自行车，驮着我过一座跨河大桥进县城，邈人乘车往、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到解放路尘土飞扬玻璃窗里展示的时事图片，上那家叫春临的茶楼喝茶吃烧饼，甚至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，我心里就不自觉地预演这样幸福的剧情，并升起一阵沧桑繁华的兴奋。那天，我们在县城逛一圈后，吃了春临茶楼的烧饼，没有看电影，六叔又骑上高大的自行车驮着我回家，我们一路行，我一路问六叔下次啥时候再去县城，六叔只是用力地蹬车，在小声喘气中笑而不



## 大地岁时

## 初春纪事

王卓森

阳光在眼前闪耀，风在耳边呼呼掠过，很快就回到了这条连接村庄的土路，我又看见了土路拐弯处的小密林。

现在，这条躺在春雨里的土路，已经和村前的水塘、好多无后老人离世后的房子一起被村庄忘掉了，大家也不愿意多看一眼。村庄里的人倒是新踩出了另一条土路，后来，铺上了水泥，承载着人和牛羊晨昏重叠的脚步，印上了经年雨水也漂洗不掉的辙。人总是喜欢新的事物，喜欢之后就会与旧的对比，往往能对比出自己的喜悦来。这条土路，我第一次回村，都要去看看，但已经走不过去，它野草狂漫、灌木丛生、树木挺立，没有了空隙，偶尔窜出一条红冠蛤蚧，跟我点点头就惊慌逃开，它看不见我小时候，我也看不见土路上野草灌木野蛮生长的过程，这跟世间的许多事一样，互相错开，只剩怀想。但这条路确实是连接着我小时候，又从我的生活中穿了出去，直到我进入城市里讨生活，它才被切换到每天在尘埃中奔忙的那些路。

在春天的夜里，容易叫人想起遥远的事情。父亲在许多个春天之前离开了我们，小屋的灯下，母亲与我晚饭后，又絮絮叨叨说起父亲，大概说他掰指头算着节气种庄稼总是收成很好、人勤地早之类的旧事。我默默地听着，碗里的饭粒被我扒个干净，灶坑里的柴火噼噼作响，父亲曾经与我一起坐在这个灶台前的小凳上，跟我说稼穡之事，我总

是不耐烦，但一句“凡事赶早不赶晚”让我至今犹在耳畔。每年早春，田埂上一些花型碎小的花就急急开了，这个时节，父亲最上心的事就是插秧秧，全生产队的人都会被带起奔向秧田，农人的骂牛声和劳作间的说笑夹杂响亮，把路过村庄的春天搅动了。只见秧田漠漠白水中的倒影，除了春日的蓝空和静息的高云，就是耕牛和忙人，风涉野而至，吹皱一田春水，这些倒影就抖成了一帧帧滑稽的动漫。

多年后一个阳光潋沓的早晨，我看到一张日报上有一则《南国春来早》的图片新闻：从椰林间透视过去，是几方秧田，田里散开着躬身插秧的农人，把报纸推远，这些人就成了一个个小黑点，我久久凝视，觉得此中的某一个小黑点就是我的父亲，他和那些庄稼人一起，在来到和归去之间，曾经赶早不赶晚地重复耕耘，几乎没落过一天劳作这门日课，像一棵春风中摇曳生长的稻禾，微小而真实。

离开村庄，像离开一段单程记忆，登车往村外的路向前启程，就很快融进春日的白光里，绿色的田野与我的视线相碰的一瞬间，我突然有些感动，仿佛这个春天唯我独享。侧头看见路边田地里的一片芋头，它们擎起的阔叶在微风中如此安静，不语的生命内部，到底有多少生机蓄意待发，我无从知道。面对这个万物簇拥的世界，我更像一个随着寒来暑往移动的时间点，我愿意走近林泉鸟鸣，也愿意走进烟火，看见人间不寻常的光亮，在勃兴的盛世里朝夕拾。

渐入黄昏，车窗外，地平线被野草和树木的剪影遮住了，柚红色的残云与天际重合，渲染出一种红黄黑的渐变色。初春的暮霭下，一行白鹭在飞，天很快就黑透了，真担心它们迷路以致夜色把它们吞噬掉。我与这些孤独的飞翔者之间无法传语，只能目送它们远去，消失在万年依然的苍茫中。这个时候，我多想是它们中的一个，好借瞰年关前后的万家灯火和人间忙碌。飞不出我眼前的这一行白鹭，它们今晚要在哪里过夜呢？是在一片湿地里的芒花丛中，还是在哪座山中的一棵树上，或者就是一直在夜色中沉默而努力地摇荡？这些飞翔者的明天，会不会是一个曙光乍现的美梦？

春雾袭来，若有若无地缠绕，隔着车玻璃，我抓不住它，这雾，多像我曾经青春的时光。按下车窗，我点一支香烟，向这个也有点若有若无的春天道一声安好。



## 《岁朝欢庆图》国画

姚文翰清作

这日子过得有点像坐动车一样，不知不觉便呼啸着鸣笛进入岁末年初的站台。

从现在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来看，虽然过年不算稀奇和新鲜，但它毕竟是国人的一个文化符号，心结之深与情结之重想说忘却也非易事。因此，期待过年，憧憬新年就成了前贤古圣的笔墨遗产：春风十里不如过年。难怪联合国也通过草案过起中国年。年味在哪？首先在心理和心态反应上。人们把要紧的事情赶在年前做完做好，其余的往后搁一搁，可谓“抓大放小”。环境卫生大扫除乃“规定动作”，以净屋去尘保洁的“与春签约”来收拾“旧山河”，用鲜艳亮丽的底色启动辞旧迎新的大幕——准备过年。

年货采购是“年”的封面和重头戏，新型消费既“吸睛”又时尚。有人选择刚开张的实体店挤热闹，精挑细选拒绝走眼；有人“云上赶集”图个清闲方便，让网红领着逛摊，砍价、上链接扫货打包发回。也有许多城里人执意到乡下寻找“烟火气”，专门采购特色年货：农家猪肉、散养禽畜，预订杂粮饼、各式糍粑和乡土年糕点。有的城里人既聪明又务实，特别青睐那水灵灵的农家菜园子无公害的时令蔬果，干脆一口价来个现采摘现过秤现付款，满载而归好不痛快！

年味在哪？在多彩中国结和红灯笼



## 一节间词话

## 春风十里不如过年

卓东荣

高高挂的那道背景烘托里，在墨香未干的春联挥写愿景的字里行间，在贴张“福”字将日子过红的畅想与新愿。其实这些都象征“龙兔接力”的时序和年度更迭，孕育和寄托着来年新的希望。

放眼城郭市井，年的现代烟火气如井喷般弥漫，花市长廊、年货摊档、年桔街区、春联书市等有序张罗，为年添彩增色，熠熠生辉；走进乡村农舍，炊烟袅袅升腾，香味四溢随风飘散，呼儿沽酒，唤鸟插花的吆喝声在邻里间传递、回荡，好一派把旧年翻篇，用锦绣开场的祥和景象，为新年添味助兴。

年味在哪？在那场难忘今宵的春晚大餐里。这虽然已经是习惯了元宵的欢庆，

但毕竟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符号的集体记忆，也是同唱一首歌的情结与梦想之承载，不舍错过。人们从这里捕捉到年度热词、流行时尚，以及对“年”的诠释和注脚的文化养分，增强极具高度与深度的年俗认同感。难怪有人看春晚不是只看热闹场面，也不停留在浮表的视觉层面，而是通过春晚艺术悟透时代光芒、岁月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经纬。这就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的分野。

时钟向零时嘀嗒嘀嗒靠近，春晚倒计时的谢幕正是守岁的开始。随着鞭炮声声烟花串串的交响绽放，年的高潮跨入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两年”的狂欢时分。是时，大年初一的主旋律——“祝福与拜年”开始进入登场，见面犹如一逢如故，又是握手又是拥抱，还互道共鸣说上一溜儿“年”话：“大年吉顺”“恭喜发财”“过年好运”……

听起来虽然有点老套，但心里充满虔诚、热乎和温馨贴心。与此交替的是给晚辈派发“压岁钱”，利是仪式，阖家互致祝福，彼此清安，其乐融融。有人竟另辟蹊径与时俱进，以“压岁钱”“压岁言”策励和提醒后辈，营造“年味”的新境界。我的隔壁邻张大爷很早就买回三套丛书，分别给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孙子作为春节“压岁”礼物，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有感而发的赠言。其一，“沉迷网络，虽赢了游戏，却输了未来”；其二，“现在不肯埋头，将来何以抬头”；其三，“只要你日积月累，早晚会成为别人的望尘莫及。”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这就是“年”的旁白，也是“年”的味觉。

## 诗路花语

## 初见蜡梅花（外一首）

周济夫

疑是娟娟玉女魂，低回树底辨霜痕。  
因生琼岛无冰雪，初识名花意若醺。

◎友人梅花照

沪郊冒雪探梅花，分享即时遣信槎。  
应感乡关稀此物，江南遥寄一枝斜。

## 如烟往事

## 和父亲办年货

徐永清

临近过年，老去的父亲会经常提醒我，什么时候有空了，我们一起去办年货。

我说，在省城没必要这么紧张，现在菜市场、大超市物品丰富，随时可以采购。

父亲说，有没有那种我们镇上小街的地方，这个时候，应该有很多年货拿出来卖了。

我想，是有，比如博爱南路，可以带父亲去那里逛一下。想起我在老家读书的时候，放寒假，临近过年，父亲早起，骑着自行车，去市里最大的菜市场买年货。今天买点春联香烛，明天买点猪肉鱼，后天买点冬笋黑木耳。

我就很奇怪，本来可以一次买好的年货，为何要跑这么多趟。何况，天气这么冷，骑自行车不好受。

父亲戴着口罩（这是他年轻时在国企工作的习惯），把年货一点一点搬回家，母亲就开始清点。母亲清点的时候就会和父亲说，哪家买的菜便宜多少钱，哪家买的鸡划算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父亲早起，不会叫醒还在睡梦中的我，他对母亲说，孩子读书累，放假了，就多睡一会儿。

有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去镇上的豆浆店，给我打包回来热乎乎豆浆和油条。我起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去市里的菜市场了，我吃着热乎乎的豆浆，吃着香喷喷的油条，想着风雨中艰难骑行的父亲，又敬佩又心疼。

离除夕还有五天时间，吃晚饭的时候父亲问我还想吃点什么菜。我说喜欢吃酸菜炒牛肉。父亲说，明天我叫你起床，我们一起去市里的菜市场看看，买你喜欢吃的菜，再挑点其他的好年货。

第二天，父亲比平时起得晚。他就是想让我多睡一会儿。他让母亲用菜油煎了几块自家做的豆腐，又让母亲煮了几个地瓜。豆浆还是镇上老王家买的。

我起床的时候，父亲母亲就和我一起坐在餐桌上吃早餐。父亲会打开刚买不久的豆腐乳，他喜欢豆腐乳就粥吃。天气还是阴沉沉的，西北风从窗户的细缝挤进屋子里。我们感到冬天的冷意，母亲说，要下雪了吗？父亲说，看今晚下不下雪子。然后，父亲走进厨房，看看水桶里的活鱼，又透过厨房的窗户，望向户外那条泥泞的小路。小路两旁的小草已经枯黄，它们匍匐在地，草叶在冷风中瑟瑟发抖。

我吃完早餐，父亲递给我一副旧皮手套，让我把衣领扣好。他说，风会灌进脖子，领子扣好。

我坐在父亲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，抖一抖地穿过村里泥泞的小路，穿过田野的机耕路，然后上了宽阔的330国道。

到南门市场的时候，街上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父亲停好自行车，然后带着我穿过一个桥洞。桥洞里几位大爷大妈，摆着小鸡，卖竹椅的，卖鸡毛掸子的，卖洋葱辣椒的，卖肥皂毛巾的。

父亲会停下来看看这些物品，也会和他们聊几句家常。年味有了，所以，大家聊天聊得很是开心。父亲买了几个洋葱和辣椒。

我提着洋葱和辣椒走在父亲身后。父亲在人群里看到熟悉的人，会热情地点头打个招呼。一个说，哎，某某，也来买年货？另一个回应，对，对，看看某某菜，感觉比我们镇上便宜不了多少。

父亲和我对比了两三个卖牛肉的摊子。然后父亲在一家牛肉摊上选了一块嫩点的牛肉，半斤左右，上秤付钱。父亲告诉我，牛肉炒酸菜，牛肉选嫩点，才有好味道。

父亲在卖鸡的地方逗留很久，但是最后没有买成。他觉得鸡还不够壮实，价格也不称心。他说回家和母亲一起去镇上挑挑看。

走过一家卖碗筷的店铺，父亲就叫上我一起进店，选几副新碗筷，过年祝福的时候用。

回来的路上，父亲看到卖烟花的，问我要不要买点玩玩，我说我都读中学了，不买了。再路过几家酥饼店，父亲知道我喜欢吃酥饼，他也不问我，直接在一家酥饼店停下来，买了8个酥饼。他把刚出炉的热乎乎酥饼往我手里一塞，说，这家酥饼不错，你趁热吃。

瓜子、花生、冰糖等年货，父亲其实已经买了一些回家。但他还是会去问问价格，看看货色，也会再买一点花生和瓜子。他说，拜年的时候，小朋友喜欢吃，多买一点总是好的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父亲用力蹬着自行车，风声从耳边吹过，冷冷的冬天的风，让我对夏日的炎热有了怀念。我左右手提着买来的年货，沉甸甸的，就像是父亲对新的一年期待，就像是我对自己读书人生的期待。我们各怀心思，却一同奔向充满奔头的新年！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